

評點史記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八

此篇意義明
了獨文字萬
數千言如一
筆書精神昌
王脈路貴輸
後使無能企
及
楊慎曰封禪
河渠平準三
書太史得意
筆
唐順之曰封
禪以年分叙
河渠以事類
敘
鍾惺曰此書
妙在將黃虞
歷代祀典與
封禪臺合為
一將封禪與
神臺合為一
又將河決句
奴諸事與求
仙臺合為一
似涉傳會而
其中格格不
相家處讀之
自見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
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治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
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厭
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
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觀東后東
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狩至
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
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山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堯堯好神神
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
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
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己曰
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
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

茅坤曰文幾三十言而前後血脈貫穿如一句總屬一幻字

鍾惺曰漸說封禪上去其亦漸疑矣事落最妙

因雍有故時遂微論及方士無稽之說以為後文張本卻將雍之諸祠自此與離之他所使人目眩此皆人所共聞也此等皆為後

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維維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自未作鄜時作鄜時後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以一年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毒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

作影

繆公上天句
繆公上天句
繆公上天句
繆公上天句

陝西教育學院
陝西教育學院
陝西教育學院
陝西教育學院

鍾惺曰善巧
方便可以為
法又曰一片滑
稽

茅坤曰漫入
繆公一段豈
以繆公前嘗
上天之言

鍾惺曰事得
無痕妙手

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
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
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
泰山禪云云虞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
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云云帝喾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
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
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
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
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
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鵠臬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
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
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
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

歸云此是旁
支他人文無
此此案精神
精神橫恣處
秦靈公祭黃
帝炎帝尚是
人帝至獻公
祀白帝則是
五天帝之說
起矣但秦襄
公作西時已
白帝云主少
皞之神天帝
之說已久盛
茅坤曰封禪
本幻而秦皇
漢武以幻終
悲

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
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長弘以方事周靈
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此是訓
解相類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此謂旁
支他人
文字無此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
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
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
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
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
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
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
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
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
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積。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
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

此段推論神
僂所由起為
通篇提頓處

史公用然則
字與後人不
同

自威宣燕昭
再提再頓

三神山一段
為後方士候

神人作影純

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
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
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僂人羨門之屬八神將
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
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
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
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
祠之來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
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
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
之故始皇采之而宋毋忌正伯僞尚夷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僂道形解銷化
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
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僂
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

用迷離惘恍
之筆及至秦
始皇句尤為
武帝影射

借秦刺武帝
借秦李猛方
騰挪提下名
山川

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文之總束又是跌宕世主莫不甘心焉未能至望見之焉都是跌宕處跌宕多焉矣字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嶽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輒興輒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穀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大川。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

凌約言曰敘
秦始終與漢
武一梓子長
之意微矣

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涓禱賽如
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家鴻岐吳岳皆有嘗木。陳寶節來祠。
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灋產長水。澧滂
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沂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嶠山之
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涓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長南北斗。榮惑太白。歲
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西亦
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滂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
主之祠。壽星祠。而雍官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
各以歲時奉祠。惟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惟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
因泮凍。秋涓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駟。
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鑾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
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
郊。見通權大。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
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
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蓄祥。

錄文帝制詔
除祀祝移過
及祝致敬無
祈似甚不惑

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饗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餼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繫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祀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

神怪吳後亭
感於公孫臣
新垣平之邪
說有渭陽五
帝及日再中
改元之事皆
武帝失聲也

鍾離曰舍墓
二字亦奇

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曆。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麻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

鍾惺曰入司
奴無謂而妙
此將欲歛之
必同張之也
又曰入今天
于此處亦不
易下手
又曰漢與司
冷而有含蓄

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
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
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年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
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
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
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
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
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
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
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
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
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厯服色事未就會實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
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實太后崩其明年徵文
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

劉辰翁曰是一小傳文精簡造語工敏事有意味

董份曰言一坐盡驚言一宮盡駭太史亦作對話耶

健惺曰入封禪縫合妙甚

上林中蹠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邵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邵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

評

器

史

記

史二十八 封禪書

六

帝業山房

楊慎曰此三
段敘事簡明
而各結天子
令祠三句伸
縮倒換妙甚

鍾惺曰插入
無端入妙

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
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古者天子三年
壹用太牢祠神
三為句一天句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
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
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馬。其明年郊雍。獲一
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
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
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
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有
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
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
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
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

余有一曰肅然形容最得

鍾惺曰侵尋二字妙有情

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其後又作柏梁

銅柱數段程節節數去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

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

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

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

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

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

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

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

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

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

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

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

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

評點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 七 帝業山房

楊慎曰充斥
也音拓言拓
車馬等以充
其家
鍾惺曰方士
尚主蓋直以
前史得之矣

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妙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僂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暴暴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閉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僅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

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挽。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僂矣。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燕暕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廩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飴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鼂鼎及鼂。不吳不鷺。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

孫鑛曰誕妄可笑只是里巷小說

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顙。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顙。龍頭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顙號。故後世因名其處。